

潛

書

上篇下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上篇

下

取善

孔孟之教人也嚴其與人也寬唯聖人乃能無闕若與之不寬則天下無人無可與之共學無可與之居位矣其人而廉者與吾取其廉而略其才其人而達者與吾取其達而略其節其人而博者與吾取其可問而略其自用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可爲吾之師友者多矣若必求備焉冉有之賢也而爲季氏聚斂季路之賢也而死不合義子貢之賢也而好貨子夏之賢也而哭

子成誓曾子傳仲尼之道者也乃其初不察於夫子之言幾誤
喪死之大故此五賢者孔門之雋也親承聖人之教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亦甚勤矣然學之未至自得之未深猶多闕焉若是
況其下焉者乎若必求備焉以其短而棄其長則五賢皆所不
取彼廉達博聞之士亦若鳥獸之不可同羣矣子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謂三人行者
乃偶遇而與之偕行非素共學之人也所謂善不善者乃偶見
之行事非可與論學之人也而夫子教人之取益也則若是矣
其在於今道喪學廢德孤無鄰不得大賢以爲我師不得小賢
以爲我友雖芻蕘之屬賈販之流皆可以三人有師之法求之

也若其中有志於學者悅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雖爲人多疵其在於今爲不易觀吾不與之而孰與哉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言與人之道也非自處之道也君子之自處當如書之所云矣書云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蓋與人當寬自處當嚴也夫玉天下之寶也古人得美玉使良工琢之必去玷以成器若玷不去終非寶器人不以爲重矣修身之道亦必去玷玷非履邪違道之謂也凡一動一趨之不合於度卽爲玷矣聖人制禮朝聘喪祭燕饗飲食以時以節無敢違失登降有數揖讓有數酬酢有數進退有數豈故爲是繁曲以勞人之四體哉疎於外者懈於內略於文者亡其實是修身之要道治

心之切務也是故孔子教人罕言心性謹之以言行約之以篤實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其在於今亦有學道之人志移於風性成於習好名而求聞好動而惡靜閒居無日皆出門嬉遊之時也羣居笑語竟夕忘反博奕飲酒而務悅於人誤以爲朋友之交當然也而實同於市人之行矣世雖昏濁人心自明眞僞自見賢不肖自別其出於衆人之口者不可罔也是以君子爲學不敢自罔而卽不敢罔人兢兢焉一言一行時自謹省恐人之議其後也非有弔賀之事也而數見於鄉閭之會則人議其流非問學請益也而數見於朋友之家則人議其瀆名不登於仕籍也而數造於貴人之庭則人議其諂非有干旌之賢大夫

也而時稱大官之相知則人議其汙是故君子之論不敢違也鄉人之刺亦可畏也古人有言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謂夫讒慝之口非謂衆論之同也且果禮義之不愆乎是故庶人之謗鄉校之議皆所以考德也武王聖人也受一釐之貢而召公則戒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士志於學而乃役役焉往來於名利之中德盡喪矣豈一釐之累乎哉道盡崩矣豈一簣之虧乎哉

有爲

顧景范語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於聖人之門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賢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學精內而遺外

其精者顏淵不能有加其遺者蓋視仲冉而闕如也吾非非二子吾助二子者也顧子曰內盡卽外治唐子曰然則子何爲作方輿書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險阻戰備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討論數十年而後知居庸鴈門之利嶠函洞庭之用哉童子進粥唐子以粥爲喻曰謂粥非米也不可謂米卽粥也亦不可耕之穫之舂之簸之米成矣未可以養人也必炊而爲粥而後可以養人身猶米也脩猶耕穫舂簸也治人猶炊也如內盡卽外治卽米可生食矣何必炊唐子觀霍韜之書其言有之曰程朱所稱周禮皆未試之言也程朱講學而未及爲政故其言學可師也其言政皆可疑也唐子曰善矣霍子之言先得我

心之所欲言也古之聖人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學卽其政政卽其學孟子欲制挺撻秦楚我知其果可撻秦楚也欲反手王齊我知其果可王齊也南濠之賈善言貨湖濱之農善言稼使聽之者如坐肆居田而又奚疑焉徐中允著書著有明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幾何人曰千有餘人唐子慨然而歎曰吾聞之軍中有死士一人敵人爲之退舍今國有死士千餘人而無救於亡甚矣才之難也中允未有以發也唐子夜寢而思之曰吾與人奕無所博者常勝有所博者常敗利蔽其才也是故無固利之情者其才半無固位之情者其才七無固生之情者其才十其不然者則所習之非也爲仁不能勝暴非仁也爲義

不能用衆非義也爲智不能決詭非智也昔者大瓠嘗稱高景
逆之賢曰是不畏死唐子曰子謂高君之賢是也以其不畏死
也而賢之則非也君子之道先愛其身不立亂朝不事暗君屈
身以從小人固可醜也殺身以徇小人亦自輕也是故義有所
不立勇有所不爲忠有所不致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言有
待也君子愛身之謂也唐子曰生貴莫如人人貴莫如心心貴
莫如聖聖貴莫如功物非牝牡不相求非乳育之時不相愛人
則無不通也耳目不能易其用上下不能易其體心則無不行
也釋氏之治其心者盡矣而不入於世老氏與於治而不辨於
理是故有天地有萬物不可無聖人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

天下無無本之枝壹於外者失之矣天下無無枝之本壹於內者失之矣唐子曰車取其載物舟取其涉川賢取其救民不可載者不如無車不可涉者不如無舟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昔者唐子之母善飲酒有饋唐子甕酒者發而嘗之酸不可飲母欲以與鄰之貧而好酒者婦曰勿與也是可以爲醋乃燎粟一升入之七日而成醋調之終歲不盡可以人之賢也而不酒之酸若哉

良功

脩非內也功非外也自內外分管仲蕭何之流爲賓程子朱子之屬爲主賓擯不入主處不出賓不見閫室之奧主不習車馬

之利自內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爲生矣身之於世猶龍蛇之有首尾也猶草樹之有本枝也存其首而斷其尾培其本而去其枝豈有龍蛇草樹哉昔者莊烈帝嘗曰我豈不知劉宗周之爲忠臣哉必欲我爲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爲堯舜誠哉斯言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然而無邊不成省無省不成京無京不成君無君不成心以斯觀之知專執身心乃大失矣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非獨明也天地萬物無不通是理也性非獨得也天地萬物大同焉是性也隔於天隔於地隔於萬物是不能窮理也天不安於上地不安於下萬物不安於中是不能盡性也順天之行因地之紀遂情達變物無詬厲

是能窮理也有苗作亂舜服之桀紂虐民湯武定之書曰海隅
蒼生之地無不率俾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能盡性也當是之
時天得以施地得以承萬物各遂其生是至於命也君子用則
觀其功不用則觀其言仲尼試於魯矣子輿雖未試其策齊梁
者如衣必煖如食必飽未成之衣不疑其不煖未炊之粟不疑
其不飽豈可以子輿之不行爲無功之儒解也德必一脩必純
後儒得半誤以爲一也守固誤以爲純也請明一與半之形昔
者唐子之妻當童時與其姊同寢姊嘗使之驅蚊妻不悅一夕
獨驅己首之處而掩帳焉其姆笑而問其故曰我豈暇爲他人
自爲而已儒者爲己之學有似於此吾之於斯人也猶兄弟也

其同處於天地之間也猶同寢於一帳之內也彼我同樂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盡性之實功也是乃所謂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爲外務海內之兄弟死於飢饉死於兵革死於虐政死於外暴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旣多難已安能獨賢是何異於半掩寢帳之見也是乃所謂半也彼自以爲爲己之學吾以彼爲失己之學蓋一失即半失矣焉得裂一而得半也後儒豈不曰天地吾心萬物吾體皆空理無實事也後儒豈不曰湯武可法桀紂必伐皆空言非實行也不能勝暴卽不能除暴不能圖亂卽不能定亂不能定亂卽不能安天地萬物後之儒者學極精備矣終身

講道吾不聞其一言達於此又奚問其用不用乎萬物之生畢
生皆利沒而後已莫能窮之者若或窮之非生道矣此觀乎其
形也心形之主也豈形無窮時心反有窮時心有窮時非心理
矣心具天地統萬物人皆知之而弗能者有格之而不達者也
格之者何暴屈之詐罔之機愚之邪傾之耳心之本體不角力
而能勝天下之暴不鬪智而能破天下之詐無術而能御天下
之機不察察於邪而能息天下之邪其不然者心體不充自窮
於內非有能窮之者上古聖人與龍蛇虎豹爭而勝之堯舜與
洪水爭而勝之湯武與桀紂爭而勝之蓋龍蛇虎豹洪水雖毒
不若心之神也桀紂雖暴不若心之強也身處末世心無古今

若龍蛇虎豹與我雜處洪水桀紂與我爲難君子深恥之非恥
不若堯舜也恥失之心也自學無真得反錮其心措之於世阻
塞不利乃謂古者大略奇功天有別降之大天之生人豈無大
小然大則成大小亦成小無不可造者若是者何人皆有心心
皆具仁義禮智仁義禮智猶匠之有斧刀繩尺也天下之材不
齊其成器也萬變萬巧而不一豈有斧刀之所不能施者哉豈
有繩尺之所不可合者哉天下之人不齊其爲變也亦萬有不
一豈有仁之所不能養義之所不能服禮之所不能裁智之所
不能達者哉大者如是小雖不及亦必有成器之不成非斧刀
繩尺之不利也操之不習也功之不成非仁義禮智之無用也

學之不至也衆人有庸見矣謂功不必出於心性皆溺於漢以下之見也漢以下雖多奇功然治卽梯亂功卽媒禍君子無取焉卽有良治必其生質之善忠厚之行不學而近於道者也究不外於心性也天下豈有功不出於心性者哉功不出於心性是無天地而有萬物也豈有心性無功者哉心性無功是有天地而不生萬物也旣指四德更觀四官目之爲明極天下之形色大小邪正黑白不必習睹目無不辨耳鼻舌亦然皆不外假而自足極聲色馨味之變豈有窮四官以莫辨者哉是聰明者卽耳目而有耳目者卽母胞而有不能治天下者必其無聰明無聰明者必其非耳目非耳目是鬼胎也腹大虛消或產非人

形俗謂之鬼胎世之篤學者其能不爲鬼胎乎仁義故大聰明
故神亦去其害之者而已矣自純害仁也自方害義也自聽害
聰也自視害明也亦得其養之者而已矣合天下以爲純則仁
全合天下以爲方則義大以天下爲聰則聽廣以天下爲明則
視遠舉天下者非逐天下也周天下所以完心體也完心體所
以周天下也完心若是於治功也何有

格定

生民以來治之世少亂之世多君子之生得志者少不得志者
多畢生之內樂恒少憂恒多治少亂多者世也無不治者身也
得少失多者志也無不得者心也樂少憂多者處也無不樂者